

●李国文专栏●



如今,世界上泼皮的集团化、联盟化渐成趋势。当年的德、日、意发动世界大战,眼下的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及其盟友,要当国际宪兵,说到底,因为有野心,总想当老大,才拉几名喽啰,耀武扬威,不可一世。其实,他们的手段,看谁不听话,就敲打敲打他;看谁不顺眼,就修理修理他,与牛二颠撞着走来,在天汉桥一站的德行,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。

杨志卖刀

□李国文

读过《水浒传》的人,对这位“泼皮牛二”一定有深刻印象。中国人之所以了解这类令人生厌的泼皮行业,都是从这本书中的牛二开始的。泼皮,代代有,朝朝有,但这个渣滓行业在宋代突然发达和泛滥开来,是因为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,宋代出现了最早的“资本”因素。作为“资本”运作中最污暗、最龌龊的一面,起到爪牙兼打手作用的涉黑团体与个人,由于游离于法律以外,其下手比流氓要狠、比无赖要凶的大小泼皮,也就应运而生。关于这段故事还得先从杨志落魄说起:梁山英雄,人人都有一个外号,杨志又名“青面兽”。此时的杨志因为丢失了花石纲,抹掉差使,在开封府等候上级处置,心中好不郁闷。杨志这回来开封领罪,奈何上级不当回事,只是拖着。可他盘缠有限,积蓄无多,只好变卖随身物件用以糊口。最后,仅剩下一把祖传的宝刀,也只好割舍了换汤饼吃。虽然他是“杨家将”的后代,虽然这把刀是他军人身份的象征,但肚子决定脑袋,只好忍痛拿去卖了。就在他吆喝卖刀时,麻烦来了。只见“黑凛凛一大汉,吃得半醉,一步一颠撞将来”。施耐庵用的这个“一步一颠撞将来”,可谓精绝。因为颠是上下同动,撞是前后或左右横行,上下左右一齐动作起来,此人的体积与面积,必然会相当地膨胀。于是,我们终于从这位醉汉的“一步一颠撞将来”中,一睹大宋王朝最典型的泼皮——牛二先生的“出场秀”。

《水浒传》给他的定场诗令人叫绝,“眉目依稀似鬼,身材仿佛如人”极具点睛作用。接着介绍:“原来这人,是京师有名的破落户泼皮,叫作没毛大虫牛二,专在街上撒泼行凶撞闹。连为几头官司,开封府也治他不下,以此满城人见那厮来都躲了。”如今,像这位找“青面兽杨志”碴儿的“没毛大虫牛二”式的古典泼皮,可谓凤毛麟角。无论在口头上、文字上,已较少见到。这个没毛大虫牛二,你不能不“钦佩”,他上无后台,下无徒众,旁无帮衬,单枪匹马,似乎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人物。凭其凶狠,官府办不得他,凭其撒泼,街坊惹不起他,至少在天津桥这一块,他背后既无官方和黑道的势力支撑,左右也无团伙和狐朋狗友的实力帮衬,单打独挑,霸占一块地盘,无人敢惹。“倒霉蛋”杨志,先是失陷“花石纲”,丢了制使这份军职,后是遭遇梁山泊好汉,劝他落草,他拒绝了。这个一心想走正路的好汉,流落京师,盘缠用尽,只好将家传宝刀拿到市场上换几贯钱钞。正好,逢着牛二,杨志不知底细,捧着插有草标的宝刀站在那里。插根草标,表示此乃可以出售的商品,是中国传统集市交易的共识,一直到清末民初,仍在民间沿用。牛二要买这把刀,其实是起哄,关键在于这是他的地盘。杨志哪知就里,见他想买,开价三千贯,约合现在的人民币五百元,按说不贵。牛二说:“什么鸟刀,要卖许多钱。”他只给三百文。杨志当然不卖,因为这是一把家传的宝刀。“第一件,砍铜铡

铁,刀口不卷。第二件吹毛得过。第三件杀人刀上没血。”牛二说那就试来看,结果铜钱刺了,毛发吹了,接下来,牛二要他做杀人刀上没血的试验,“我不信,你把刀来刺一个人我看”。杨志这才觉得碰到麻烦,但杨志才不怕这个死搅蛮缠的泼皮咧,简直岂有此理,明摆着要逼着老子乖乖就范,不由大怒。见他没完没了地寻衅,又是撞头,又是动手。正好,刀擎在手中,一时性起,“望牛二额上擗个着,扑地倒了”“赶人去,把牛二胸脯上又连擗了两刀,血流满地,死在地上”。以其人之道,还治其人之身,恐怕是最没得办法时,对付泼皮的最用得着的办法了。强梁型的泼皮,通常都是以赌命为其最后手段。一个比你弱的泼皮,他不认输,他就得死;一个比你强的泼皮,你不认输,你就得死,这就是泼皮的“铁血法则”。杨志敢当着街坊邻舍,要了牛二的命,其实,也本着泼皮的这条金科玉律行事。这就是宋朝的泼皮了,如今,世界上泼皮的集团化、联盟化渐成趋势。当年的德、日、意发动世界大战,眼下的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及其盟友,要当国际宪兵,说到底,因为有野心,总想当老大,才拉几名喽啰,耀武扬威,不可一世。其实,他们的手段,看谁不听话,就敲打敲打他;看谁不顺眼,就修理修理他,与牛二颠撞着走来,在天汉桥一站的德行,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。要是论资排辈的话,当下正张牙舞爪的某些“泼皮大国”,应该向这位“没毛大虫牛二”,磕头认祖。

沃土与苍松

□王宏任

五月,短短十天之内,我两次到乐亭县大黑坨村李大钊故居瞻仰。从唐山市到大黑坨村是弯弯曲曲的路。大黑坨村,这个华北平原普普通通的小村庄,是冀东地区错季精品果菜的生产基地,有宽敞坚实的乡村公路。进入村子,首先看到的是那棵600多年的大槐树,它根扎得多深,从那虬曲在空中的巨大而勃发着生机的枝干上就可以看出。此时它已经绽出嫩绿的小叶,显示着青春的蓬勃生命力,预示着夏天定是繁茂的枝叶浓荫满地,粗糙的树皮则彰显着它的饱经风雨沧桑。它不会夸耀自己的年轮与经历,但是它雄浑地矗立在那里,那是顽强而伟大的存在。看到它就不由得想到李大钊,他虽然已经远行90余年,但是,他的血脉将永远润泽着这块生养他的热土,也浸润着伟大中国的山川河流土地。这棵600岁的国槐,像李大钊一样朴实、顽强、刚硬、睿智地扎根故土而枝叶参天。这个人在这棵树一样的,使这块土地充满了灵气与生机。走进李大钊故居的小院落,迈进双扇对开的小门,右边都是猪圈,猪圈后边是露顶,露顶与厢房之间是二门,李大钊正是生在东厢房北屋的土炕上,生下不久,就迁到正房东屋去住。他在这个房间住了很长时间,并且在这里与赵纫兰结婚生子。李大钊是遗腹子,两岁多母亲亦去世。3岁后与爷爷李如珍生活,李如珍是童生,却还有个“从九品”的官衔。他在儿子和儿媳去世后陪伴幼小失怙的孙子读书,并且严格执教。7岁后把孙子送到私塾中去受教。9岁时,李大钊竟然工工整整地抄写了《重译富国策》想请老师解释,惯于教授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的私塾先生怎么会教这样的书呢?任何杰出人物的产生都要有合适的土壤,诞生李大钊的乐亭县有什么独特之处?为了寻根究底,我又第二次前往大黑坨村。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《李大钊研读》一书中介绍,《乐亭县志》记载:“邑(乐亭县)地近边关,经商者多,出品贸易挟货营运谓之财主,代人指筹谓之伙计,营谋生之道也。”说的就是乐亭县东北经商者多,被称为“乐亭帮”,出了不少大商家、大财阀,如刘石各庄号称“京东第一家”的刘家,办的“益发合”“泰发合”“东发合”,他们不但把买卖办到东北三省,还发展到天津、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。还有个武百祥,从售货郎到开店铺工厂,并且派人到德国、日本去留学,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与管理方式,后来成为东北很有实力的资本家。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也到东北做过生意,在长春、万宝山开过杂货铺。据不完全统计,乐亭县到东北当工人、店员、伙计的人,平均每两户就有一人。乐亭县在那个时代就有浓厚的商品生产意识和资本萌芽因素,这与它近海是有关联的。我想,大约在1900年的中国,一个普通的远离大城市的小县城,能有这么多外出打工的人,还有到国外学习科技的人,实质上是已经打开了经济开放的大门,这确实是李大钊这个英杰产生的独特



山高流水长

□蒋子龙

《小说选刊》杂志主办的“年度大奖”,选在武汉蔡甸颁发,其意深焉。这个“年度”,是2020年,一个令世界变色、历史颤栗的年度。如果说,武汉是英雄的城市,蔡甸就是它的旗帜。因为,令世界敬仰的“火神山医院”,就在蔡甸。在医院大门外的草坡上,横卧着一尊长条巨石,猛看真是“泰山石敢当”。凡人到此,无不被它吸引。驻足观摩,恍惚间,长石又似一架古琴,石上雕刻的“火神山医院”五个深红的大字,如五根琴弦,发出“高山流水谢知音”的轰鸣。蔡甸,这个长江、汉江夹境而过,拥有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大甸,向称“知音故里”,是中国知音文化的发祥地。“火神山”不是成千上万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知音吗?生死相许,素交如山,胆似秦时月,情如岭上云。难道《小说选刊》不是文学的知音、作家的知音吗?在颁奖大会之前,组织所有人员拜谒钟子期墓。进入马鞍山麓凤凰嘴,林木森森,烟尘静穆,先看到一座气势恢宏的石牌坊,两个高大的石人托举着一架硕大无比的古琴,牌坊正中写着“高山流水”,仿佛正是这横亘在空中的古琴弹奏

的乐曲……春秋时期楚隐贤钟子期之墓,正是凤凰头,背山面湖,墓丘两侧还有对称的水塘,恰似凤凰双睛。其后向外延伸,突出两个对称的梯形高地,宛若凤凰展翼。整个墓园的自然地貌形态,就是一只欲振翅冲天的硕大神鸟——凤凰。好一处园林古地。水北山南,谓之“阳”。蔡甸北傍汉江,古称汉阳。在钟子期墓园里徘徊,很难不听到古贤的对话:春秋顶级的演奏家俞伯牙,在汉江边的船上即兴鼓琴。琴声惊动了在山上打柴的樵夫钟子期,禁不住赞叹:“巍巍乎若高山,汤汤乎若流水。”他心合琴音,斧随琴舞,“咔嚓”一声,劈断一根粗大的枯枝。俞伯牙的古琴也随之“嘎嘣”一声,断了一根琴弦,琴声戛然而止。俞伯牙惊心动魄,知道附近有高人。于是,整弦再弹,并大声感叹:“为何荒山野岭,琴声回音如此之大?”山坡上的林中有人朗声答道:“只因山高流水长。”俞伯牙再奏一曲,林中人随琴高歌:“美哉洋洋乎,意在高山。”俞伯牙改换一曲,钟子期冲出山林,急奔江边,只见他头戴斗笠,身披蓑衣,背冲柴担,手持利斧,隔船赞道:“美哉汤

汤乎,意在流水。”人生感意气,重在遇知己,俞伯牙弃舟登岸。两人相见恨晚,话如江水,滔滔乎奇来,随之结拜为兄弟,并相约明年的今天,在此地再聚。来年,俞伯牙如约而至,久等却不见钟子期面。他找到集贤村面见钟父,知其家贫负重,子期因积劳成疾已歿。俞伯牙来到钟子期的坟前,以头撞坟,痛哭不已,结交一言重,大信却隔生死。俞伯牙哭罢,理琴在子期坟前弹奏了一曲《高山流水》:“木有相思文,弦有别离音。”随后,他割断琴弦,举瑶琴捧向拜石,高声唱道:“摔碎瑶琴凤尾寒,子期不在对谁弹?春风满面皆朋友,欲觅知音难上难。”其实,他们互为知音,“丈夫重知己,万里同芬芳”。无论生死,都是生命的圆满。于是,此后的两千多年来,俞伯牙在子期坟前的绝唱,竟成了人类社会的共识:知音难觅,人生能有一二知音,足矣!好像生命的最大慰藉就是有知音。甚至,当地球上人类的数量暴涨,寻找知音却不是更容易,而是更难了。终生没有知音,才是当代人跟人类最远的距离。君不见,现代人类的精神疾患何其之多,花样百出,



水月漾千年

□吴艳艳

百余年前,有位教书先生,一身布衣,满怀心事,踏进运河边一座幽幽古寺。寺上朗朗月高悬,清辉如雪,氤氲着寺中淡烟。寺外的运河寂寂流淌,把客船上游子的乡愁,雕镂成层层涟漪,散散于桨声棹影。古寺叫作水月寺,名字蕴含着三分诗情、七分禅意,已悄然把漫长光阴收纳进斑驳的寺墙。教书先生叫张式尊,号“东园居士”,出身于冀中冀南一个书香世家,饱读诗书,满腹经纶,却最终在科举之路折戟沉羽,落得教书为生。一册《吟香室诗稿》让后人记住了他。生命本已困厄多舛,在柴米油盐,甚至一地鸡毛的烟火日子里,能于陋室吟香,雕句成诗,可见,灵魂总能突破肉体的困囿,命如流水,却淘洗了两岸草木。那年那夜,张式尊格外惆怅。“古寺依荒野,闲来暂避烦”,他毫不避讳此行目的,哪怕是“暂避”,红尘外有净土洗心,也是难得的事。寺院住持为性真人,单从法号上看,就让人心生崇敬。一个落拓文人与一名得道高僧,该有一场怎样的思想交流,旁人已无缘倾

听,唯有水月见证,心灵经过不断洗礼与加持,才愈发接近灵魂本质。水与月,已变成让灵魂在凡俗中越发澄澈的镜子。水月此时是寺,亦不是寺;是物,亦是禅。据说,沧州水月寺得名源于一场水患。南运河洪流穿寺而过,水月相应,泛滥成灾,生命境界便在苦难浸泡中丰满起来。就像那夜的东园居士,他与僧对话,与佛对视,无边之水,浩瀚之月,让他在禅的世界找到了解困的方式。或许,他跟性真人就没有几句对话,他只是踏月而来,静对寺庙光阴。后人的思维在留白中,越发灵动。这个世界能穿越的,只有纯净、高深的思想。一千多年前,有位贬官,披着一身月光,泛舟赤壁。他更愿意静享无边水月,与宇宙对话。既望之日,月圆如镜,水光接天,心灵伸出了互搏的双手。一个声音说:我很痛苦,因为生命的短暂与虚无,就像这流水,转瞬即逝;犹如明月,方圆始缺。生命的意义何在?另一个声音说:我很快乐,毕竟我知道生命的永恒与唯一,就像

那浩瀚江水,永不消逝;酷似明月,万年圆缺。生命虽为沧海一粟,毕竟曾经沧海,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此吧。这种深切的思考,颇有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哲思之辩:“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”幸运的是,水月见证,那场“主客对答”,苏东坡战胜了苏轼,千古水月,成就“万年赤子”,让人们在水月的冷中,不断寻找生命的暖。那是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的翘首,是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的低徊。倚水而居,望月披光,生命便通透起来。人,一定是在见识过沧海之后,才有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、沧海万顷唯系一江潮的笃定。有趣的是,西方的月亮,并不意味着永恒,反倒代表着多变与运动。月夜,罗密欧指着月亮要对心爱的姑娘发誓,朱丽叶急忙阻拦说:“不要指着月亮起誓,它的变化是无常的,每个月都有盈亏圆缺,你要是指着它起誓,也许你的爱情也会像它一样无常。”文化之别,总是跳不出水月清辉。且不论西方哲学的思辨,某种意义上说,东坡居士、东园居士是

在儒释道精神滋养下结出的文化之果。他们于人生荒芜中辟东坡、建东园,冷眼热肠,笑谈古今,把酒枯坐,问山、问水、问月、问禅。月无语,佛不言,却终在一瞬间顿悟生命本源。水流动,月圆过,飞鸟从天空滑翔过,生命如此热爱过。有位现代诗人说: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。漫漫人生路,谁不是在叩问中寻找与迷失,迷失与寻找。东坡先生之后,赤壁的水月一定浸润过太多凭吊的目光,拯救过无数困惑的灵魂。追随苏轼的脚步,仍有很多人邂逅水月寺,可惜,随着时光的消磨,他们连半点废墟都不曾遇见。在一条叫水月寺大街的街道旁,商贾云集,店铺林立,运河依旧无声。那些为悲欢奔忙的人们,谁还有望月幽思的时间与心境呢。生命之河,如果在世人眼中不曾漾过清浅水色,如果心中没有曾漾过明月清辉,那么,那颗纯洁的人心,必是粗砺的,迷失了充满睿智的文化思想,未免太可惜了。水月映怀,澄明、安静,而且,智慧、紫香。



农家美味 (国画) 许同印作